

我有一片天

战乱离散的琼瑶其实很少对《金瓶梅》《红楼梦》这类更加“女性化”的世情小说师法，而是向更加“男性化”的文本学习（“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用她的文本解构了西方女性文学理论中男女二元对立的浅薄，用中国古典“文”脉反思我们被西方文学意识形态左右的文学现代性。

1998年《还珠格格》第一部，纪晓岚向乾隆提议给予小燕子超然的封号：还珠格格，还珠即“还君明珠”。这个命名是一个比彼时《雍正王朝》的“雍正”更直击人心的“文学时刻”，彰显了语言力量的强大，惊艳了一代青少年。

细读《还珠》第一部文本，我们会发现这个高度浓缩的24集电视剧，其中几乎所有的名场面都是戏剧化的语言场景。“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梦也渺渺人也渺渺，天若有情天亦老”（《山水迢迢》）。小燕子以画代诗紫薇还画为诗，“满腹心事从何寄，画个画儿替”。“绿野茫茫天苍苍”（《今天天气好晴朗》）“蒲草初如丝，磐石是不是无转移？”琼瑶深刻理解“以言行事”（do things with words），语言可以说是推动故事最大的动力，从“阴差阳错”的酿成到“水深火热”的话语焦灼再到“真相大白”的炸裂爆破，如果不是对文字语言有着近乎超乎古典语言学者般的敏锐，《还珠》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与第一部相比，《还珠》第二部更具偶像剧色彩，因此古典韵味稍弱。尽管如此，琼瑶还是在其中用了大量的诗笔。细读第二部，诗歌往往都发挥着“兴观群怨”之“诗可以刺”的作用。紫薇多次用诗词对乾隆进行劝谏，“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被用来提醒乾隆冷落令妃，《不打诗》“八个不打”来规劝乾隆不应拆散皇后母子天伦。而《如人饮水》引发的《喝水论》《吃饭论》《你侬我依忒杀情多》，更带来诸多喜剧名场面。

第二部虽然存在急于影视化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弊病，

但《自从有了你》中“踏遍天涯，访遍夕阳，歌遍云和月”放在任何一本古代诗集中都不会逊色。而更不应该被忽视的，是《还珠》第二部虽然有闹剧之嫌，但琼瑶仍然以萧剑小燕子杀父之仇为后续埋下了十分令人不安的线索。

相比香妃和蒙丹，晴儿和萧剑这一对新人物才更符合琼瑶宇宙中的伉俪情深，才是第二部最重要的贡献。晴儿的饱读诗书冰雪聪明和萧剑的桀骜不驯义薄云天，如琼瑶宇宙两颗灿烂行星的互相吸引，晴儿解诗和萧剑吟诗也就成了一眼万年的名场面。即使此前素未谋面，凭借诗词，男女之间已然心意相通。

顺带一提，除了晴儿，萧剑也有琼瑶自身的灵魂投射，作者本人正是“情”之文字狱的犯人。读一读琼瑶的遗书，怎能不称一声“文字女侠”。千古文人侠客梦，难怪她的封笔之作叫《梅花英雄梦》，世人往往只读到了“梅花三弄”系列的痴情，却没有读懂琼瑶的英雄梦与家国情怀：“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好美的夜色，好美的箫声，让我想起了一首诗：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还珠》第二部引用的这首诗，出自清人黄景仁的《绮怀十六首》。黄景仁诗负盛名，和王昙并称“二仲”，和洪亮吉并称“二俊”，为“毗陵七子”之一。时人把他的诗称作是“千百中不得十一”的“诗人之诗”，与“才人学人之诗”相区别，亦有人把他推为“乾隆六十年间第一”。《还珠》第二部确不

黄景仁诗负盛名，时人把他的诗称作是“千百中不得十一”的“诗人之诗”。

